

艺术·焦点

《响九霄》:留下的不仅是影像

本报记者 赵 忱

百花戮力打造精品

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珠江电影制片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中国戏剧家协会摄制,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资助的大型戏曲影片《响九霄》,3月17日下午在北京中国文艺家之家举行首映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为该片题写片名。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胡振民,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覃志刚、李牧,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冯远,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廖奔,中国文联副主席丁荫楠、李维康、裴艳玲,国家广电总局电影管理局局长童刚、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秘书长季国平,中国剧协副主席王晓得鹰、刘长瑜、白淑贤、孟冰、韩再芬,以及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沈铁梅等出席首映式。

胡振民为影片首映题词:“扬梨园儿女正气,展国粹艺术精华。”李牧代表中国文联致辞。大型戏曲电影《响九霄》是中国文联倾力打造,中国剧协独立拍摄,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全额资助的首部大型戏曲电影。李牧在致辞中说:“拍摄戏曲电影对于中国文联和中国剧协来说,还是一项新鲜的事物,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这部影片的拍摄经验与艺术收获,

为今后的戏曲电影拍摄提供有益的借鉴。”

裴艳玲含笑自称“艺人”

《响九霄》是近年来京剧舞台实践的重要成果。该剧讲述了清末著名艺人田际云(艺名响九霄),身处戊戌变法的历史变革时期,心系国家命运,以演戏为掩护,帮助变法运动,在艺术上不断创新的生动故事。这是裴艳玲很多年前在法国巴黎偶然发现的故事,一见倾心,念念不忘。一向低调的裴艳玲决意把响九霄立在舞台上。河北省以及中国剧协理解她的愿望。结果可想而知,裴艳玲技压群芳,《响九霄》一鸣惊人。2009年,裴艳玲凭借该剧夺得第二届中国戏剧奖梅花大奖和第19届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特别贡献奖”。

裴艳玲当初不会有这样的梦想——《响九霄》不仅立在了舞台上,还走上了大银幕。总是安静沉默着或最多低声浅笑的裴艳玲甚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感谢中国文联投入这么一大笔资金来拍摄这部电影,虽说我已经年过花甲了,但是我仍然干劲十足,我们的‘文艺家之家’这么支持艺术创作,作为一名艺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的呢?又有什么理由不更加努力?”

台下坐着李维康、刘长瑜等

人,裴艳玲仅仅把自己称作“艺人”,她觉得自己太过幸运。她不知道,在当今梨园,她的人品、她的台风,是那么令人尊敬。为裴艳玲这样的大师花这样多的钱,中国文联在所不惜。何况,这不是裴艳玲一个人的事情,不是中国文联一家的事情,是国事,是大事。中国戏曲界应该感谢裴艳玲、响九霄和中国文联,从电影《响九霄》开始,灿烂并寂寞在舞台上的中国戏曲梅花,将有望陆续地被拍成数字影像,成为中国人的戏曲大片。也许,这样的大片不能在院线走红,但是,它们将在历史长河中涓涓流淌。

据悉,随着戏曲影片《响九霄》的面世,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策划并组织拍摄的“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奖演员优秀剧目数字电影工程”也将在今年全面展开,这项工程计划用几年时间,把活跃在当今戏曲舞台上最优秀的梅花奖获得者的代表剧目拍摄成数字电影,为全国热爱戏曲的广大观众献上更多的戏曲电影精品力作。

丁荫楠为“梅花”扛枪

著名电影导演丁荫楠担任《响九霄》导演,这是他第一次执导戏曲影片。胡振民把任务交给他时曾对他说:“中国文艺名家创作过



戏中戏,裴艳玲扮演的响九霄在剧中扮演“武松”

不少优秀作品,有许多都因当时条件不够,而没能留下来。而今天我们有条件了,何况我们中国文联集合了全国优秀文艺人才,许多获奖剧目的表演者都年事已高,如果不及时记录下来,是非常遗憾的,对不起今天,更对不起后人。中国文联做这件事当仁不让。”

胡振民的话让人感谢、感动,但丁荫楠的心里捏着一把汗。冯远的一个建议让他喜出望外:将虚拟性表演的戏曲艺术和写意性抒写的国画艺术巧妙融合。这在戏曲电影史上还没有先例,对于解决戏曲电影创作中一直难以突破的虚实结合问题做出了积极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也将形成这部影片的独特风格。

接下来,就有了这样的结果。以国画为背景,采用世界先进的电脑制作技术,戏曲影片《响九霄》于2009年7月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开机,全体摄制人员冒着高温酷暑连续奋战,高质量地完成了影片拍摄。随后,总导演丁荫楠带领主创人员与香港亚洲传奇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密切配合,在两个多月的时

拍的《砧砧街少年杀人事件》就达到了一个顶点。

从《海角七号》成为台湾电影的新标志,到《不能没有你》对小人物的坚持与自尊的写实描述,再到清新、纯情的《听说》,包括《艋舺》,由这些新片构成的台湾电影阵容,可以看到“台湾精神”在发生微妙但明显的变化。它在拥有了自信与创新的元素之后,体现出一种开放、自由与放松的气质。通过这些电影,亦可以观察到台湾电影工作者在心态和艺术追求上的转变。

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台湾电影新浪潮,以描写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冲突、不同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协调、孤岛心态下没有安全感的台湾人为主,虽然影片不乏对

温情、美好与纯真的向往,但整体格调上的沉闷,让台湾电影有了艺术张力的同时,也缺乏了“娱乐”这一电影天然应该具备的功能。而《海角七号》的出现,很明显地对这一欠缺进行了弥补。

在上述提到的几部台湾电影中,即便相比而言最沉闷的一部《不能没有你》,在人物形象、性格乃至故事细节上,也不乏诙谐、乐观的呈现。《艋舺》自然更是如此,这部电影的原声大碟出版,以及影片颇为人称道的亮丽画面、紧凑的故事节奏等,都让这部电影娱乐感十足。值得一提的是,娱乐感的增加并没有削弱新台湾电影的感染力,台湾影人正在集体发力,相信他们的创新将为华语电影增光添彩。

艺术·观察

“买票看电影也是一种商业行为。为什么其他商品可以退换,电影就不行?”日前,凤凰网发起了实施“电影退票制”的呼吁,这一议题被选定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推出,借着打击伪劣商品、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舆论迅速升温,引起了电影界人士和大众的热议,也对国产电影“虚火”之下的艺术品质再一次提出了质疑的声音。

该网列出了“实施电影退票制的五大理由”:电影是商品,不满意得能退;实施“退票制”是观众心声;烂片太多,必须有防范机制;打击烂片,震慑厂商和影院;机制健全,能够激励好电影。同时,去年在国内公映的46部影片也被推上了“审判台”,接受网友对于“最想退票的电影”之选择。候选名单中不仅有备受诟病的《三枪拍案惊奇》、《熊猫大侠》、《我的唐朝兄弟》,也有口碑尚佳的《风声》、《十月围城》,截至3月22日,已有4万多名网友参与了投票,《三枪拍案惊奇》、《刺陵》高居榜首。

记者就此致电凤凰网娱乐频道,采访了负责此策划的副主编陈志亮。他认为,“电影退票制”是一种正当的呼吁,也反映了当下电影观众对国产电影的一种不满。“看了一部‘烂片’就像吃一碗面吃到了一只苍蝇一样,电影的制作方、放映方如果不能保证他们提供的产品质量,观众就应该享有‘退货’的权利。”他提到,凤凰网带头提出的这个呼吁并非无本之木,在此之前,他们专门去电影院门

口对走出影院的观众进行了采访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观众对国产电影并不满意,而吸引他们走进电影院的是与影片品质不符的宣传。面对着这种“受骗了”的感觉,90%以上的观众希望实行“电影退票制”。而陈志亮认为,“电影退票制”由网络媒体而不是由专家学者提出,可以使话题更快地传播,引起更广泛的热议,从而有助于对“劣质电影”的打击。他同时还提到,之后还将计划将此议题提供给凤凰卫视,放在《一虎一席谈》等节目上进行进一步讨论。

不满意就退票,演出市场已经有过一些尝试。去年5月,话剧《鹿鼎记》在广州演出前就宣称,30分钟后观众不满意可以退票。而去年9月在北京演出的话剧《高尚以后怎么爱》则更勇敢地承诺:看完全部戏如果满意仍可全额退票。但对于电影界是否能够推行“电影退票制”,各界看法不一。中国电影集团的发言人认为,“电影退票制”必须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要经过一个长久的、互相协调的过程。而北大教授张颐武、导演张元、作家韩寒则表示,华语电影质量不好,也不全是导演的原因。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教授周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倡导“退票制”反映了大众对于电影创作的忧虑之心,可以理解,但市场有自身的取舍机制,“退票制”即便需要建立,也应当在市场抉择上,而不是人为起哄上。“面对网络时代板砖的肆无忌惮,这种貌似公正的‘退票制’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寻找更好的机制制约远比‘大运动’式的退出机制来得稳妥。”

本报记者 成长

电影不好看 观众可不可以退票?

从《艋舺》走红看台湾电影现状

韩浩月

一部黑帮片,可不可以拍得文艺腔十足?《艋舺》回答了这个问题,可以。但《艋舺》在台湾大卖以及备受大陆影迷关注,不在于它的黑帮元素和文艺片表现方式,而在于它是部原汁原味且味道凶猛的青春片。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片,上世纪60年代人看《教父》,70年代人看《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么,《艋舺》就是拍给80年代包括90年代的小年轻们看的。

《艋舺》引进大陆有一个情节被删的可能性很大,那就是影片最后蚊子所说的台词,“以暴制暴,才是王道,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其实这也是影片的主题思想之一,而且整部电影出现数次的“今天如果你不弄死他们,有一天你就会被他们弄死”,也有宣扬暴力之嫌。但千万不要据此认为,这是部坏电影,有过年轻时代放荡经历的人,哪一个人的青春不带有一点表演色彩?据说《艋舺》是导演钮承泽的自传电影,那么有机会的时候不妨问问钮承泽,这个故事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莫须有的逞强斗狠?

我看《艋舺》不是因为它的口碑,而是因对钮承泽的上部作品心存好感的延续。在上部名为

《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里,这位导演将伪纪录片的手段玩得炉火纯青,真实、自然却有着一股看不到的力量存在,《生存之道》让人赞叹“这才是电影,这才是富有生活气息的电影”,它让那些卖弄特技、卖弄大牌演员、卖弄小资特色的电影黯然失色。两相对比,《艋舺》的可视性仍比不过《生存之道》,毕竟,所谓的青春残酷电影,上世纪90年代杨德昌

艺术·人物

近日,以日本同名畅销小说改编、中日合拍的晚清历史大剧《苍穹之昴》在北京卫视热播。剧中主角慈禧由曾经因“阿信”一角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日本影星田中裕子扮演,引起了国内观众的热议。

作为异国演员,出演一个对中国观众而言妇孺皆知的人物,田中裕子做足了功课。在大量学习有关慈禧的史实之外,她还专程前往北京故宫、颐和园等皇家故地感受人物的生活环境,并同造型师反复沟通、试装,直到让所有工作人员都眼前一亮,不谋而合地认定她与历史上的慈禧“非常像”。

事实上,长期以来,在以晚清为时代背景的影视剧中,慈禧太后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形象。光是扮演过慈禧的女演员,就有10余位之多。因此,田中裕子版的慈禧是否能得到观众和评论界的认可,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而通过斯琴高娃、刘晓庆、吕中等演员的演绎,慈禧的人物形象也随着影视剧创作者的艺术观念的变化而悄然流变。

斯琴高娃:威严霸气

在《日落紫禁城》、《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等影片中,由斯琴高娃塑造的慈禧太后准确地表现出一种“万人之上”的霸气。当然,她也没有简单地处理这个角色,将其演成“卖国版”孝庄,而是通过举手投足(对下人说话时的颐指气使)、一颦一笑(含而不露的细微变化)雕琢刻画出自主的威严。

然而,进了那道乾清门,她又成了活生生的女人。国家危如累卵,朝廷势同水火。大事小情、生杀予夺,都要在她的手中决定。女人毕竟是情感动物,泪水潸然,黯然神伤的表情也就不可避免了。斯琴高娃演起这个“女强人”来颇为得心应手,甚至在说话的语调上,也根据语调的不同而有所区分,充分体现了其表演功力。

因此,大多数观众认为,斯琴

一个历史人物与她的影视形象流变

——剧里剧外说慈禧

吕 峰



《苍穹之昴》中“田中裕子版”慈禧



《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中“斯琴高娃版”慈禧



《火烧圆明园》中“刘晓庆版”慈禧



《走向共和》中“吕中版”慈禧

高娃扮演的慈禧太后,虽然不能说是最真实的慈禧,却可以称之为最立体、最丰满的慈禧。

刘晓庆:狠毒泼辣

刘晓庆是迄今为止在电影中扮演慈禧次数最多的演员。在《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中,刘晓庆扮演了青年时期的慈禧;《西太后》和《李莲英》中,她又诠释了中年和老年时期的慈禧。如此贯穿慈禧一生中的各个阶段,可谓银幕慈禧形象的代言人。

在电影《垂帘听政》中,刘晓庆对于慈禧的刻画可圈可点,紧咬的嘴唇、上挑的眉毛、洞悉决然的眼神、精致得体的妆容、有度但犀利的言语都让人看到一个女人在栖身残酷的政治沙场表现出的坚强果敢与残忍。然而,该片将慈禧太后定位为一个为权而生的狠毒女人,未免过于脸谱化。而导演有意选择的男性化视角和刻意的加入的旁白评述,完全失去了创作者的客观性,将慈禧这一角色主题先行地置于恶的位置。同

为李翰祥导演的《西太后》又名《一代妖后》,更是将慈禧的凶残狠毒推向了极致,她不仅纵容安德海胡作非为,还对亲生儿子同治百般控制,令其含恨而死。以反面形象出现在银幕之上已成为当时慈禧这一形象创作的惯性思维,每一版“慈禧”的出现都似乎是为了让人们加深一层对她的憎恨。

吕中:走近人性

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北京人艺“老戏骨”吕中为观众带来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慈禧太后,使慈禧与该剧中李鸿章、孙中山、袁世凯等人物群像重新回到了人们讨论过品评的话题之中。吕中扮演的慈禧慈眉善目,常常面带笑容,在处理国家大事时又总能够高屋建瓴地统筹全局,在同洋人的虚与委蛇中尽力摸索救国之路……对于这般“有情有义”的慈禧,观众不禁对其历史原貌提出了质疑。

然而,《走向共和》对慈禧角色塑造立体化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创作者不再仅仅将其刻画成为阴

险毒辣的独裁者,而关注到她作为一个执掌危邦的女人独有的复杂心境。在剧中,庚子国变,攻入北京城的八国联军发出通牒;和谈的首要条件就是杀掉慈禧。此时的慈禧着了慌,失态地留着泪在光绪和荣禄等一干臣子面前哭出:“我不想死啊!”谁都怕死,这是常识,而尊重常识,恰恰是大部分国产影视剧所欠缺的。

《走向共和》的创作者为了塑造慈禧,吸取了史学界许多最新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他们又并未被史学的严谨细致所限制,而是显露出了许多具有锋芒的批判色彩。如慈禧意欲挪用北洋水师的军费和户部的国帑来修建颐和园,庆祝六十大寿。户部尚书阎敬铭直言进谏,说拿不出这么多钱。慈禧大怒,教训百官道:“寻常人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寿也要过得风光漂亮,这样就会被邻居看得起,如果我的生日过不好,就无法体现大清国中兴以来的大好形势,就会被西方列强欺辱,就会影响到江山社稷。”简简单单一句

话,却道出了影响国人思想几千年的面子文化,发人深省。

历史剧的明天

平心而论,慈禧是一个具有政治智慧,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执政者。她执掌国家大权近50年,遭遇了中国封建王朝最严峻的生存危机,体现出非凡的才干。但她信息闭塞、见识有限,导致了许多决策的重大失误。诚然,她身上有顺应历史潮流的一面,但她的“新政”和“立宪”都是以不损害自己的个人利益和统治为目的,带着浓厚的个人权欲,这是文化的悲哀。传统社会体制下普遍无视游戏规则,讲求实用理性,一旦触动根本利益,性格的缺陷便会在政客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站在这个立场上看,中国历史剧创作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克服对权谋文化变态的把玩,真正用批判的目光审视历史,务求求真、推陈出新,而非哗众取宠、歪曲戏说,才是文艺工作者们需要踏踏实实努力的方向。

艺术·话语

老版是观众的初恋,翻新不管多好都是对初恋感受的一种侵犯,因此不管怎样都会觉得不如老版好,翻拍就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新版电视剧《三国》编剧朱苏进谈老戏新拍

我俩比较幸运,大学毕业之后就托付终身给对方了,在这部戏里,男女主角也是经历一段很美好的恋爱过程,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重温了一次恋爱,就像又回到了大学时代。

——与老公凌潇肃在电视剧《和空姐一起的日子》中扮演男女主角,姚晨坦言重温恋爱

《越光宝盒》,是我给你们的礼物,要谢谢你们这些年的支持。或许,月光宝盒可以让我们暂时回到过去,让大家在不同城市,重新坐下来看电影,想起过去——你曾牵着谁的手,想着谁的笑容……

——曾执导《大话西游》的导演刘镇伟向“80后”感性表白

我觉得每一个时间写的创作,除非你拍古装片,要不然都有一个任务——你不多不少都要反映香港这城市,作为给别人参考。类如我们看旧小说,看鲁迅、老舍、张恨水写的,是能看到那个时代背景的,我看张恨水写北京天桥卖艺人,能闻到历史气息——也即是他要记录历史当年当日的社会面貌。所以,到我创作的时候,我都希望告诉观众:以前的湾仔是这样子的。

——《月满轩尼诗》导演岸西